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九季

孩子的世界

刘云燕

下雨了,我打着伞,在幼儿园门口接小侄女。

小侄女蹦蹦跳跳地,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我的眼前旋转着。她突然站定,用一种很认真的口气问我:“姑姑,为什么会下雨呢?”当我迟疑着如何用简单易懂的科学道理给她阐述时,她早已等不及了,抢着说:“姑姑,是雨爸爸、雨妈妈抱不动雨孩子了,雨宝宝就落下来了。”我正吃惊着如此天真的解释,只听得小侄女又在暗自嘟囔着:“哎,姑姑没上过幼儿园!”

我不禁哑然失笑了。拉着小侄女胖胖的小手往家走,突然想起那次和儿子在乡下看云的情景来。那一天,我和儿子坐在平台上看夕阳满天。我只惊叹着满天云彩,儿子却用极赋予想象力的语言,指着天上的云朵,很认真地说:“妈妈,这个是一头大狮子,你看它多凶啊。前面那个小羊使劲儿地跑。快看,大狮子要发威了!”在他的眼中,天空早已激烈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,直到日落西山,星辰满天。

这些很温情的瞬间,似乎都被平凡的日子所打磨。我每天都像个陀螺一样,奔走在家和单位之间,自己仿佛变成了无限重复的机器,不喜不忧,似乎世界仅此而已,似乎连心灵也有些麻木了。

那一天,看到一个好朋友,在晒她的爱心早餐。她极喜欢烹饪。即使再简单、平凡的食材,都可以在她的手中,做得色香味俱全。她家的早餐桌,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清晨,她给女儿煎好面包和鸡蛋,用极精致的小盘子摆上切好的水果,面包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笑脸,似乎在朝女儿做个可爱的鬼脸。女

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三毛形容《雨季不再来》的句子:它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,它可能用旧了,会有陈旧的风华,而它的质地,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。

我以为我的童年也是这样的一块衣料,陈旧的,素淡的,甚至被岁月磨洗得发白模糊。有了时光的风华而衣料的质地仍是当初的经纬。陈旧了才懂得,童年的心真是纯,真是暖。

时光倏忽而逝,童年的衣料被我折叠收在柜子的深处。整理衣柜或偶有闲暇翻腾旧岁月,或者静下来喝一杯清茶的时候,那些旧时光像被一根有魔力的线牵引着,一幅一幅回荡过来。都是简素的淡淡的黑白场景,一个镜头、一个镜头,独立着,没有时间没有说明没有故事也没有意义。然而那是独属于自己的童年记忆,淡淡的光影,淡淡的心情里,藏着陈旧的童真和趣味。

忘记了几岁了,也忘记了为什么要去镇上,恰好在镇上碰见了大姨,她带着几个月大的表妹。大姨拉着我们进了照相馆,邀我们一起照相。那时候,照相很稀奇,也很郑重。我却急得哭起来,大姨笑我,数你最大,你还哭啊?我忸怩半天,才说出心事:没有戴那个好看的发卡啊,怎么办?发卡是邻家女孩的,她借给我戴两天,我怕弄坏了,没舍得戴出来。

大姨说等我,我竟然一口气跑了二里路,回家取了发卡,又跑回来照相,不觉得累,只是说不出的喜悦和兴奋。照相的时候我还捧了很大的一捧



童年的经纬

耿艳菊

儿特别喜欢妈妈做的饭,不仅好吃,而且好玩。朋友总是那么充满童趣,喜欢尝适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。于是,她总是那么快乐,生活也斑斓多彩。

小宁是个很温婉的女孩子,当年品学兼优,因为喜欢和孩子在一起,所以选择了幼教工作。她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绘画。同学聚会时,当我们都感叹时光是个“杀猪刀”时,唯有小宁依然那么年轻、活泼,让人心生羡慕。她一直保持着自己画漫画的爱好,每逢闲暇,都会开开心心地在家涂涂抹抹一番,而且越来越有韵味。

人说,童趣是孩子般的心灵,儿童般的心情。成年人时常感觉生活是乏味的、习惯了冷漠地面对事物,而孩子却恰恰相反,对一切充满了好奇,世界在他们眼中,充满了梦幻的色彩。

于是我想,童心究竟是什么?是那些被精心绘画过的井盖,还是树洞画?还是那些在冬天的街头,冷到僵硬,也要取下手套,画个笑脸的人?还是在家里陪着儿女翻跟头,握着小猫小狗的爪子一起做早操的人?

童心也许是刘禹锡所云“诚天性之潜感,顾童心兮如疑”,或是陆游笔下“花前自笑童心在,更伴群儿竹马嬉”。而冰心也在《寄小读者》说:“因为我若不是在童心来复的一刹那顷拿起笔来,我决不敢以成人烦杂之心,来写这通讯。”

我深知:人生中,90%的幸福只依赖于普通的物质条件,剩下10%的幸福才依赖于富贵的物质条件。在孩子的世界中,处处皆幸福。而对于成年的我们呢?如果有卖童心的,来一斤童心,如何?

花,还有那好看的黑色发卡在我的发辫上面,我的笑容格外灿烂。这张照片,一直保存着,是唯一留下的我童年印迹。后来我怕它丢失,用手机翻拍下来,珍藏着。

那时我的家在长长的胡同里,胡同里有很多人家,有很多孩子。他们都比我大一些。有一个邻家姐姐很有人缘,小孩子都爱去她家玩。我也想去,可是又没有好的理由找人家玩啊。也许是太向往了,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其实是一个谎言。我告诉那个姐姐说,我舅舅在大城市工作,回来时会给我带一种很有趣的球,拍一下,能蹦得像树一样高。到时候,我送她一个。邻家姐姐听了后一直笑。其实我舅舅根本不会给我带有趣的球。我心里忐忑,但邻家姐姐之后从来不曾提过球的事。她比我大六岁,很懂事了。从不点破我的“谎言”,还热情地邀我一起玩。

我小时候真的很爱美,长大了心反而淡了。有一天,我推开家门,看见堂屋方桌上放着一瓶红色的指甲油,简直要乐坏了。我攒了很久的梦想,得以成真了。那是我让姑姑帮我买的。我姑姑比我大十二岁,正是爱打扮的年龄。后来,我姑姑还给我用钩针钩过一个黄色的头花,可以把头发盘起来戴上,夏天很凉快很漂亮。这让我得意了很久。

我母亲曾经把我们小时候穿过的旧毛衣毛裤整理出来,学着邻居的样子,把那些陈年的旧衣物拆洗干净,网成被心,做成被子。盖的时候真是很轻,很暖。这些用旧绒线缝制的被子让我想起童年。很多年过去,旧时的童年依旧用它不变的经纬来温暖身体,慰藉尘心。

我家有女

吴晨

孩子自从上了三年级,不知怎的,竟突然“成熟”了起来,对大人们说的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不仅尽心尽力地听,而且煞有介事地学。

“以后吃完饭以后,不要立即喝水,这样会影响消化。”孩子模仿着奶奶,批评着爷爷。

“天天就知道逛超市,你呀,不在超市,就在去超市的路上。”孩子学着我,嘲讽着妈妈。

渐渐地,孩子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,甚至开始了自己的创新。

“我不要喝水,刚吃过饭,影响消化。”其实,晚饭已经过去一个小时,这只是她不想喝白开水的借口。

“我天天都在学习,不在学习,就在去学习的路上。”周末妈妈带着孩子去写字班,满心不愿上课的她撅起小嘴发着牢骚。

不知何时,孩子开始把模仿、创新升级成了“洗脑”。

“抽烟对身体不好,快戒了吧,花钱还受罪,图个什么呢!”这些对我说的话显然是妈妈劝她少吃肉时语言的翻版。

“奶奶炒的西红柿炒鸡蛋,就是没有爸爸炒的好吃。爸爸是西红柿、鸡蛋先分开炒,再合在一起炒,而且西红柿也把汁全榨出来了,当然好吃了。奶奶下次一定要试试,肯定好吃多了。”其实,我尝了,味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,就是因为我在上次炒西红柿炒蛋时,循循善诱地给她做了一次从头至尾的烹饪知识普及。

不几日,孩子竟然决心把“洗脑”神功发扬光大。

“阿姨,不要再用味精鸡精了,新出了个产品,叫松鲜鲜,配料表十分干净,绿色健康。”孩子对着邻居说道,俨然产品免费代理。

“叔叔,不要再让弟弟学乒乓球了,打球时老是猫着腰,个子肯定长不高,学个篮球、羽毛球什么的,蹦蹦跳跳,个子肯定能长高。”邻居微笑着在孩子的头顶抚摩了好几次。

这样的被“洗脑”多了,邻居们也开心地送给孩子一个亲切的绰号——“洗脑宝宝”。

有一次考试前,“洗脑宝宝”发了高烧,妈妈劝她去睡觉,她努力睁开迷糊的双眼,仿着古人说道:“区区小病,何足挂齿。”虽然声音因病不够洪亮,但眼神异常坚定。

经过这一次磨练,孩子的功力再上台阶,从“洗脑”别人变成了“洗脑”自己,“洗脑宝宝”的名号也更显得实至名归。